



第110期 · 2020年11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心淨

青楓：我們在平時的交談裡，會說到一句話——「心淨則佛土淨！」看《壇經》，也看到惠能大師說：「心平何勞持戒！」對於這兩句話，究竟怎樣理解才好？

修智：首先我們看「心平何勞持戒！」一語。「心平」，亦即是說「心淨」，但不可錯解為「毋須持戒」。社會上，如果沒有人逾規，便沒有立法的需要，則無所謂守法與否。又，一個人身體健康，則沒有服藥的需要。沒有貪瞋癡，則不需要以修行持戒對治。在此，《筏喻經》可作參考。

青楓：換句話說，即是源頭清淨，則枝末煩惱已不存在，何須對治，捉賊擒王吧！

修智：我們再來看看「心淨則佛土淨！」這句話。何謂「心淨」呢？即是沒有攀緣、沒有分別執著之想。如果說「啊！這還不簡單嗎！我們除了吃飯睡覺，便無所事事。如此便不打妄想，不會有惡業。既沒有惡業，也就沒有苦果。這不就可以說日日活在淨土裡嗎！」這樣的話，其實是「似是而非」，是不值得讚許。當然，如果相對而言，只是吃飯睡覺，總比去「為非作歹」的好，但這已浪費寶貴光陰，是不值得提倡。

青楓：我們俗語裡也有一句話語，叫做「斬腳趾避沙蟲！」當然不是這一回事。

修智：我們說的所謂沒有惡業，譬如不分別執



七金燭台

「七金燭台」這名稱你聽過嗎？沒有，那麼，我說「翅莢決明」呢？「決明」，這兩字好像很熟，不過我們聽得較多的，還是「決明子」三字。——對，翅莢決明就是決明子，還有，它的另一個名稱是「七金燭台」。

「啊，有趣啊！不過，怎麼會叫做七金燭台的？」

你看看這圖，一串串金黃色的，特別是在陽光之下黃燦燦，很搶眼耀目，它的生長也特別，都是在樹葉的頂部豎起，不就像一枝枝燭台嗎？

一些園林師都喜歡栽種它，就因為它有觀賞價值。七金燭台——決明子，喜歡高溫濕潤的環境，耐旱不耐寒。花期在每年的十一月至次年的一月。它的原產地是美洲熱帶地區，但由於花型獨特，很快便在其他地方移植起來。我們妙法寺也有三幾棵。



著、不攀緣，其實是有一個大前提的。要有能力、且具備條件，但為了不作惡業，而不為之。譬如，一個弱不禁風的人，面對一個「大隻佬」說：「我忍讓你，我不同你計較，我不與你打架！」這句話是沒有意思的，因為自己本身並不具備打架的條件！所以有能力去做，但覺得這是惡業，而不去做，這才有意義。

青楓：這是本身必須具備慈悲心。有了這慈悲心，則對貪瞋癡的行為，便會停止。

修智：「心淨則佛土淨」還有第二個條件，是我們必需具備「福德智慧」。「心淨」是指出發宗旨，是需要有智慧的。「佛土淨」又稱為「國土淨」，是指所成就的事。我們提出一個善行，或者一個願求，這是需要智慧抉擇的，同時還要得到他人的認同。如此大眾同心協力，才可去完成這樁事，這樣才能說得上「心淨佛土淨」。我們做一些慈善活動，譬如為救災而籌款，能夠一呼百諾，這是因為大家認同這個方向，皆認同這個做法，從而做到同心協力。

青楓：能夠同心協力做好一樁事，特別是對社會公益，對大眾有益之事，我們愉悅地做好它，這的而且確令人會聯想到「心淨」兩字。心淨，就是潔淨、純潔，是別無機心，沒有不良目的。無疑讓我們

更進一步地想到「心淨則國土淨」。

修智：我們進一步探討這個話題。首先，我們不能得個講字，一定要付諸行動的。我們上期說到「性相」，「性」是本質、指的是「內心世界」，那麼這個「相」字呢？我們不妨說是指「現實世界」，所謂「眾生相」不就是指「世相」嗎？「性」指本心，即是一個「理論值」，要有這個「理論基礎」，把理論結合到實際中來，這就是「現實價值」。換句話說，即是付諸行動、共同行動，齊心合力才能成就一樁事，才能出現美景，這就是「相」。

青楓：這令我想到策劃某一項目，不能一廂情願地去想，必須把它結合到實情中來，要得到大家的認同，同心協力去幹才能成事。

修智：有句大家常說的話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實就是一個「物以類聚」的情況。在佛學上說的也是同一道理，只是用字不同罷了。我們可以總結介紹「心淨則佛土淨」的概念。阿彌陀佛未成佛道前，名法藏比丘，行菩薩道時，發大誓願，期願在成佛道時，成就的莊嚴樂土，提供美好環境俾眾生修行以離苦。眾生具備信願行三資糧，乃至臨命終時至心稱十念佛號，皆得接引往生。我們與阿彌陀佛心心相應，無不解脫。

鴨腳木

妙法寺內也栽種上好些「鴨腳木」，但由於它無論是葉還是花都不大起眼，所以平時便很少人注意到。

它屬於「鵝掌藤」科，所以又名為「鵝掌柴」，但我們還是較少用這名稱。它樹身不高，在郊野之地你不留神也可能看不到。不過，它很能吸引蜜蜂，我們常說的冬蜜很有可能就是鴨腳木的花蜜。

很多植物的名稱，都是「呼形喝象」的。此花也不例外，它花形放射開來就像「鴨腳」或者「鵝掌」。



《百喻經》解讀

《百喻經》是公元五世紀印度僧伽斯那所集。譯者為南朝齊（公元四九七~五〇七年）時來華的天竺僧人——伽斯那的弟子求那毗地。漢譯《百句譬喻經》，簡稱《百喻經》。共九十八篇譬喻故事。

這些故事都以簡易風趣幽默出之，文字並不深奧，但喻意甚好，甚至可以說是意味深長，發人深省。

我們往往就是在最簡易的問題上有所忽略。而《百喻經》正好從這方面入手，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們越簡單的地方越容易忽略，而且往往是弄巧成拙的。也許這就是我們中華文化裡常說的，「聰明總被聰明誤」吧？這其實是「自作聰明」。

《百喻經》就是從淺白的道理中提醒我們，它不僅是一部「佛經」，它更是一部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人生智慧書」。

從另一個角度言，《百喻經》也不妨稱為《洗心經》。

故，筆者從本期《妙法通訊》開始，分期連載《百喻經》的故事，並結合實際生活作一些解說，希望讀者諸君喜歡。

01 愚人食鹽喻

昔有愚人，至於他家，主人與食，嫌淡無味。主人聞已，更為益鹽。既得鹽美，便自念言：“所以美者，緣有鹽故。少有尚爾，況復多也？”

愚人無智，便空食鹽。食已口爽，返為其患。

譬彼外道，聞節飲食可以得道，即便斷食。或經七日，或十五日，徒自困餓，無益於道。如彼愚人，以鹽美故，而空食之，致令口爽，此亦復爾。

【解說】

故事是簡單的。菜淡，加一點點鹽，立即顯得「鮮美」。「愚人」的想法怎樣呢？——「啊，原來加一點鹽便大不同了，如果我直接吃鹽不是更好嗎？」

把鹽一口口的送進口裡，你知道會有甚麼後果吧！

這「愚人食鹽喻」故事的重點，是後一段內容，為了修行斷食，一星期不吃，甚至半個月不吃，會怎樣？這是「修行」嗎？「修行」是這樣的嗎？因此而讓我們想到一個問題：凡事要適可而止，懂得掌握分寸，大抵這就叫做「恰到好處」吧？與「恰到好處」相反的是甚麼呢？有句詞語曰：「過猶不及」。這個「食鹽」譬喻雖然道理簡單，但人們却會輕易地忽略。

02 愚人集牛乳喻

昔有愚人，將會賓客，欲集牛乳，以擬供役，而作是念：“我今若預於日日中取牛乳，牛乳漸多，卒無安處，或復酢敗。不若即就牛腹盛之，待臨會時，當頓取。”作是念已，便捉犍牛母子，各繫異處。

卻後一月，爾乃設會，迎置賓客，方牽牛來，欲取乳，而此牛乳即乾無有。時為眾賓慙，或訕或笑。

愚人亦爾。欲修布施，方言待我大有之時，然後頓施。未及聚頃，或為縣官、水火、盜賊之所侵奪，或卒命終，不及時施。彼亦如是。

【解說】

故事同樣是簡單易明的。這是一個「聰明笨伯」的故事，一個月後才宴客，若今天便把牛乳收集起來，如何儲存？呀，倒不如今天不去理會，一個月後要宴客了，那時候才去擠牛奶也不遲，反正這些奶都是在牛的肚子裡。

一個月後，還會有牛奶可擠嗎？即使有，會是夠一個宴會之用嗎？以為聰明，其實就是笨蛋，所以有所謂「聰明笨伯」這說法了。

表面上以為——這不過是一個「笑話」而已，實際上呢？我們卻是經常做上這類「笑話的主人」而不自知的。

一位中年朋友想學國畫，他對我說：「等我退休之後，跟你學畫！」我笑語：「你這樣想一定學不成？」怎麼回事呢？想做便去做，一點一滴地做起來，日子有功，最後便有所成。我說：「你真的想寫畫的話，今天便開始行動起來！等到退休時才學，到時，你可能會說：『唉，都一把年紀了，不學也罷！』」

同樣道理，我們布施，一點一滴的做起來，如果你說：「等我儲到一大筆錢才來布施！」恐怕到頭來也只會「得個講字」。

這「愚人集牛乳喻」的故事，還有一點是十分重要的揭示——我們想做好一樁事，必須及時地去做，你能曉得甚麼時候會出現變數嗎？人生無常，恐怕會追悔莫及，甚至造成終身遺憾。

03 以梨打破頭喻

昔有愚人，頭上無毛。時有一人，以梨打頭，乃至二三，悉皆傷破。時此愚人，默然忍受，不知避去。

旁人見已，而語之言：“何不避去？乃往受打，致使頭破？”

愚人答言：“如彼人者，驕慢恃力，痴無智慧。見我頭上無有發毛，謂為是石，以梨打我，頭破乃爾！”

旁人語言：“汝自愚痴，云何名彼以為痴也？汝若不痴，為他所打，乃至頭破，不知逃避。”

比丘亦爾，不能具修信戒聞慧，但整威儀，以招利養，如彼愚人，被他打頭，不知避去，乃至傷破，反謂他痴。此比丘者亦復如是。

【解說】

《百喻經》以寓言故事，通俗、不扮高深。讓看者容易消化、接受。像這則「以梨打破頭喻」，不必再去寫註釋文字，內容一看便清楚明白的。但世間事往往也是這樣，——越是簡單的道理，越容易被忽略，又或者，道理雖簡單，可有沒有觸類旁通地聯繫到實際生活去？《百喻經》對每一則短短的故事，都會將要點放在最後好讓讀者諸君去聯想到實際問題。

譬如本則故事，它針對的就是有些修行人只顧外表，把一副好好的外表儀容呈示出來，以吸引別人，却沒有好好地真正的去修行。這跟那些被人打頭而不閃避者有甚麼分別？

引伸開去，看有些人把這種「打不迴避」的行為視為恕道，這種所謂「寬恕對方的無知」，那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無知？誰才是真正的愚痴？不是很清楚了嗎！

04 婦詐稱死喻

昔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無貞信，後於中間，共他交往，邪淫心盛，欲逐旁夫，捨離己婿。於

是，密語——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賞一死婦之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

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

夫即往視，信是己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囊盛之，晝夜懷挾。

婦於後時，心厭旁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

夫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至二三，猶故不信。

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為真實，永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

【解說】

有一婦人，與情夫私奔，着母親找來一具女屍，說是自己而以此瞞夫。夫信以為真，把屍體火化了，把骨灰放在懷裡。

該婦與情夫感情破裂，回到丈夫家裡。但她再怎麼解釋，丈夫還是認為妻子已死，眼前的她並不是自己的妻子。

這樣的一個「詐死」故事，其重點不在那婦人身上，而是想說明：有些人總是不相信事實真相，一直是活在自己的「想像」中去。

就像故事中那丈夫，先是不真正弄清楚那女屍是否真的是自己妻子；然後，真的妻子就在眼前，但也不從客觀事實去分析，僅是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這當然會出現偏差，問題的嚴重性是他還不覺得自己看錯或理解有錯而視之為「正道」。

「多聞」又如何

《楞嚴經》說——

「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

這話很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修行，貴乎一個「行」字，如果僅僅是聽經、講經，那真的「得個講字」，並不是真正的修行呀！修行是身體力行，切實地行動起來。所以，《楞嚴經》打了一個簡單譬喻，說這時肚餓了，你只是時說食，但能說得飽肚嗎？

我們喜歡讀《百喻經》，就因為此經都是通過一些簡易故事去描述人們平日裡最容易忽略的事情。

越是簡易，越容易忽略。我們很多時都見到，一些人是滿口「佛言佛語」，甚至講得頭頭是道的，但他（或她）的一舉一動，哪裡像個「佛子」？你甚至會瞪起一雙眼，疑惑地說：「這還像一個人嗎？」

所以，修行是要真切地去做去實踐，以實際行動去磨練，——不是得個講字。



中國禪宗 「成熟階段」淺論 ——司空山在中國禪宗史上的地位

·汪同元·

（原刊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內明》第二七〇期）

（「妙法通訊」編者按：本文乃節錄全文的前半部分，主要論述中國禪宗的「成熟階段」，至於後半部分集中敘述司空山則從略。）

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流派，對其發展，佛學史家一般根據現有史料，將其分為兩個階段：以五祖弘忍為分界點，此前為預備階段，其後為發展階段。如此劃分，筆者認為過於籠統，也欠確切，在客觀上低估甚至抹煞了五祖弘忍之前的列位祖師，在中國禪宗史上的偉大貢獻。因此，這種觀點值得商榷，有再研究再認識之必要。

大凡一個教派（或曰宗派）之發展歷程，總是要經過孕育（或曰啓蒙）階段、成熟階段而後方能步入發展階段。一種尚未成熟的事物談何發展？中國禪宗應該也必然有個成熟階段存在。那麼，這個階段形成於何時、何地？有何客觀標準可供判別？筆者認為其標準大體可歸納為四：一，有鮮明的教旨、教義及教規教法；二，有公認的權威的傳教者和繼承者；三，是具有代表性的傳教場所和固定的活動地域；其四，是擁有穩定的徒眾和廣泛的社會影響。

據此，筆者將中國禪宗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即：自達摩來東土傳法至北周武帝「滅佛」事件發生的五十餘年間為「孕育階段」；自二祖慧可逃避「滅佛」事件南下卓錫司空山至五祖弘忍圓寂的一百餘年間為「成熟階段」；此後為「發展階段」。

下面從四個方面進行探討。

孕育階段為成熟階段積累了經驗與教訓

用「禪定」概括佛教全部修習而得名，將「坐禪入定，心注一境，正審思慮」為宗旨，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特色的「達摩禪」，於我國南北朝時期由達摩傳入中國，寓止河北嵩山少林寺，傳法與慧可，開創了中國禪宗一派，中國禪宗由此進入孕育階段。

慧可繼承了達摩衣鉢成為禪宗二祖之後，首先在北朝傳法，但遇到重重阻力和強大的干擾，阻力與干擾一開頭還是來自佛教內部。其時達摩所傳佛法與當時在北朝流行的佛法不同，被作為魔語而受到佛教其他教派的歧視、打擊與中傷。達摩本人就數遭暗害，終被害致死（見成都出版社《悟心成佛禪》）。慧可

傳法也有同樣遭遇，他剛在鄴都開設講苑，立即就遭到其他教派的誹謗與滋擾，其中以道恆禪師勢力為大。他「徒侶千計」，四處尋踪迫迫，致使慧可只得放棄設壇，改為「隨宜說法，長期行化」的方式進行傳教活動。後來情況日益惡化，竟發展到使慧可「變易儀相，蹈光混跡」以避謀害的地步。環境如此惡劣，縱然慧可「在鄴積三十四年」，其傳法佈教的收效是可想而知的。

更為嚴峻的是北周武帝發動的「滅佛」事件，「將八州四萬所寺院充當了貴族宅第，燒毀經典，令三百萬僧侶還俗」（《歷代三寶記》卷十一），從而使北朝的佛教受到致命的打擊。尚屬啓蒙狀態，處在孱弱地位的中國禪宗，更是面臨滅頂之災。在此關頭，慧可做出了明智的選擇，表現出超凡的叡智。

早在北周朝野上下展開的有關儒、佛、道三教大辯論中，慧可就預見到佛教尤其是中國禪宗將有「國難」（見《景德傳燈錄》），便事先安排得意弟子僧璨，南下隱身於大別山中。待時局進一步發展到危急之際，慧可已悄然離開北周，「護經像」南下舒州，隱身於司空山，並在此處與先期到達舒州皖公山的弟子僧璨會面，師徒二人開始了在南方傳播禪法的新歷程。雖說，慧可、僧璨之來舒州，是被迫而逃走的（見《中國佛教源流略講》），但正是慧可的一「走」卻拯救了中國禪宗的滅宗滅派。慧可南下意味着北朝孕育階段的結束，意味着中國禪宗新階段的開始。這說明了中國禪宗即使在北朝奠定了基礎，形成了教旨、教義，產生了繼承人，由於未能開闢固定的傳教場所，未能形成穩定的教派徒眾，未能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也還是不能在北朝走向成熟。

禪宗在北朝的活動，雖歷經磨折，但此時期積累的經驗與教訓是彌足珍貴的，給慧可在南朝的活動以借鑒，有助於禪宗由成熟走向發展。

優越的環境是促進禪宗成熟的保障

最先傳入「達摩禪」的北朝，不予禪宗以立足之地，南朝卻為何能使其由成熟走向發展呢？首先，南

朝有着興佛的傳統而無廢佛的事件發生。素有「皇帝菩薩」稱譽的梁武帝，在其統治期間，使南朝的佛教發展到頂峰，其「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眾常在萬人」（《破邪論》卷下）。梁武帝曾經因為與剛來東土的菩提達摩「機緣未熟」，在建康會面，話不投機而失之交臂。當其聞知達摩逝去，曾自撰碑文曰：「嗟夫！見之未見，逢之未逢，遇之未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陝西師範大學《初祖達摩》）表露出追悔莫及的心情。南陳高祖武帝接受梁敬帝的禪讓，改國號為陳，國號改而梁朝興佛的傳統未改，還採取了一系列支持佛教的措施，使南朝的佛教更穩固地發展（日·鎌田茂雄《簡明中國佛教史》九二頁）。這就為禪宗的南來準備了溫床，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有鑑於北朝的教訓，慧可南來不入城市，未去南朝的佛教繁盛中心——陳之都邑建康，而是選擇了宗教勢力相對薄弱的南豫州晉熙郡所屬的司空山（今安徽省岳西縣店前鎮），為卓錫之地。此舉實屬英明，因禪宗傳法還在初期，南朝人無能知者，擇司空山為基地，便於從「地下」悄悄發展，先在邊遠山區扎下根基，得以避免一開頭就遇到南方佛教其他教派的強烈干擾，又捲入到尖銳複雜的宗派鬥爭之中，能使中國禪宗在平靜、安寧的環境中發育成熟。慧可開創的這種擇深山叢林為緣地的作法，與初祖達摩寓止嵩山少林寺坐禪的作法截然不同，後來也成為禪宗的一個傳統。

其二，司空山地處大別山腹地，面對江南，連接天柱，遠望匡廬，毗鄰鄆黃，獨領中樞。二祖慧可深謀遠慮，選此山為卓錫之地，在此與弟子僧璨會面，共參禪法，待機緣成熟後，於山中一巨石上傳衣鉢與僧璨。僧璨受法後去皖公山（天柱山）修習並傳法與四祖道信，信先去吉州後定居於湖北黃梅城西之雙峰山（原名破頭山）傳衣法與五祖弘忍，忍復於黃梅城北之馮茂山（東山）續傳衣鉢與六祖慧能，能持衣鉢南下……在這長達一百餘年間，禪宗衣鉢連傳四代（至慧能方才離去），皆未出大別山之西南麓，未脫離安徽太湖縣之司空山——潛山縣之天柱山——湖北黃梅縣之雙峰山、東山這個三角形地帶。因此，我們將其名之曰「禪宗金三角」地區。這種極為穩定的地理格局，與北方那種居無定處四處流浪，隨行化顛沛流離的動蕩環境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對於禪宗發育成熟關係極大。儘管後來「南能北秀」將禪宗發展至全國，以至五宗七派，禪門林立，宗支疊出；儘管自唐以降，中國禪宗又遠傳海宇，盛行於朝、日及東南亞，傳播至歐美各國，並以其東方文化的特有風姿，為世界所矚目，中國禪宗的思想智慧，已成為世界文化思想寶庫中的璀璨明珠，然而歸根結蒂，其慧根是在大別山區西南麓，是皖、鄂毗鄰之「禪宗金三角」！這方「禪宗金三角」地區千百年來一直是禪宗的固有

領地，時至今日也未改變其基本格局。

其三，是理想的自然條件。「夫參禪者，宜山棲穴處，則鑿窟以為禪居」是禪宗的傳統，「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五五八頁），已成為禪宗擇緣地的基本要求，司空山正符合這一要求。司空山（海拔一二二七米）一峰玉立，峭壁插天；其上林蔭掩映，古樹森森；山中古洞幽谷四佈，飛瀑流泉疊出，雲霧終年繚繞，佳景純為天成。此山雖遠離塵世喧鬧，卻並非天上仙山。由石級登山僅十餘里，回顧鳥瞰四方，東、南、西三面山下一馬平川，阡陌田疇盡收眼底，這正如前人詩中所云：「司空斜插一枝峰，壓倒群山萬千重，借問仙家何處有，鷄鳴犬吠白雲中。」可謂處深山而兼顧凡塵。佛教是「人間佛教」，其基礎與對象均離不開民眾。司空山妙就妙在這種山上、人間若即若離非遠非近的環境，正適合禪宗既要居深山修習禪法，又要接觸民眾大開方便法門，啟悟眾生的特定要求。

對於二祖、三祖居以參禪與傳法的靈跡以及山中景色環境，清康熙年間的太湖縣名士，曾「頻歷峨嵋蓉城錦水，繼遊楚、豫、齊、梁諸地，足跡半天下」的旅遊家陳簡文（見《司空山見聞錄·序》）等，在其三次專程結伴登山進行實地考察而後撰寫的《司空山見聞錄》中，有過詳細的描述：

……北齊二祖慧可，首惟宗風，嵩陽面壁斷臂，得法來湖，卓錫茲山，遂成名刹。至今睹雲中石室，天造道場，一龕宏敞，冬溫夏涼；藏幽面壑，龍虎環抱；後倚石峰頂，峭壁懸岩，千仞屏藩；前對鉢盂山，雙巒拱顧；旁有避地司空原，太白之書堂；上有傳衣落髮石，三祖之古洞；朝陽石，居左側，羅公悟道觀空；遠山環繞千里，近水迂迴百道。烟幢雲蓋，天籟泉聲，水月松風，光華朗映。非千古祖庭、中華福地耶？

在如此理想的自然環境中；二祖、三祖靜心參悟禪法，將菩提達摩倡導的「二入四行」法付實踐，並且為民眾講經說法。從此，一脈單傳的中國禪宗，便漸漸地扎下根基，悄悄地擴大影響，逐步由『無能知者』到朝山者增多，進而皈依者日眾。司空山的自然環境確實為禪宗的成熟提供了重要保障。天柱山、雙峰山、東山的自然環境也同樣為禪宗的成熟提供了重要保障。

禪宗思想的形成是禪宗成熟的根本

早在「達摩沒有來中國以前，中國已經有禪學在流傳，從小乘禪到大乘禪以至祖師禪……只能說沒有奕葉傳燈的禪宗」（正果《禪宗大意》）。早期的禪學高僧，如竺法護、道安、慧遠、鳩摩羅什、佛跋陀羅、竺道生、玄高、寶誌等等，他們或身體力行，參習禪法，或翻譯禪經、詮釋禪學，都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那麼，為何達摩到來以前的禪，只能成為禪學，

而不能進而發展成為禪宗呢？這裡面雖然有歷史條件尚未成熟而「因緣未了」，但主要的還是其教義教旨尚不被中國人所充分理解，教相教法尚難為中國人所接受。也就是說印度禪學還沒有由印度型思維轉向中國型思維，還沒真正與中華文化相融匯，因而也就不能深深根植於東土。慧可正處在這樣的焦點上，處在這樣的歷史位置中。其最大貢獻就在於自慧可起、弘忍止的這一時期，逐步實現了印度禪學向中國禪宗思想的轉化，完成了這一歷史使命。趙樸初先生一九九零年十月一日巡視司空山時曾說：「達摩是印度人，慧可才是中國禪宗第一人。」筆者認為，趙先生此說並非僅指國籍而言，實即指慧可（開始）使印度禪中國化，形成了中國禪宗獨特的思想。這才是中國禪宗賴以安身立命並能光大發揚的根本所在。

慧可能擔當這一歷史重任的首要條件，因可公是個具兼容特質的人物。他自幼聰穎，曠達博學，流覽佛籍，超然有得。先出家龍門香山寺修習外典，能善解玄理，既深諳孔孟之道，又精通老莊妙法，是一位儒、釋、道三者皆通的大師。

慧可選擇的「禪宗金三角」地區，其豐厚的文化沉澱為禪宗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內涵、多樣的營養。該地區既是南北文化的分界嶺又是南北文化的交匯地，頗具兼容文化特徵。讓地區佛教興起早而繁盛快，梁代在舒州天柱山首創山谷寺的寶誌禪師，所著《大乘贊》、《十四科頌》、《十二時頌》其「辭意內涵，與後時禪宗旨趣多所冥符」（正果《禪宗大意》）；與寶誌同時代的清信士傅翕，著作有《心王銘》，「即心即佛的禪宗旨趣，辭句中透露無餘」（註同前）；早在晉宋時期就在江南活動的竺道生，「繼『悉有佛性說』之後，進一步倡導『頓悟成佛說』」（日·鎌田茂雄《簡明中國佛教史》七一頁）。所有這些對後時禪宗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當然，其影響自慧可始。可公以其特有的文化底蘊與禪學根基，在卓錫司空山、往來於皖公山期間，於開闡講學中，以達摩禪為基礎，把南北文化、南北佛教和早期禪學思想尤其是道生思想，融匯貫通，兼收並蓄，緊密結合，形成了與達摩禪有別的自成一格的中國式禪宗思想。二祖慧可雖無長篇禪學思想的專著行世，但在其直指單傳的弟子僧璨所著《信心銘》中已得到充分的體現。《信心銘》吸收了佛教其他教派（如禪學）的某些觀點，吸取了中國儒、道的部分思想精華，站在禪宗思想的角度上，從世界觀的多側面，如止動觀、整體與局部觀、色空觀、有無觀、萬法同一觀、不二觀、無自無他觀等等來進行開示。因此，筆者認為《信心銘》是禪宗心法的高度概括，是達

摩禪中國化的具體體現，雖出自三祖之手，但包容與承繼了二祖慧可的禪學思想。慧可遺存著述極少，可是他的基本思想在其與向居士的書信中可見端倪。該信就影與形、響與音、名與理、得與失、無明與智慧、煩惱與涅槃、身與佛等問題的辯證關係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其基本思想與《信心銘》非常近似，看得出《信心銘》的思想承傳關係。所以，可以認為《信心銘》是兩位大師在卓錫司空山、往來於皖公山期間，共同參究禪學的思想智慧的結晶。三祖僧璨這篇《信心銘》是由中國人所著的中國禪宗思想論述的開篇，又是禪宗「成熟階段」禪學理論的代表作，對四祖道信撰《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菩薩戒法》，對五祖弘忍撰《最上乘論》，對六祖慧能的《壇經》均有着內在的聯繫與直接的影響。不少史家僅將六祖慧能的《壇經》視為最早的中國人所著禪宗思想經典，並由此提出了「中國佛教的禪宗，是由慧能創始的」（見郭朋《壇經校釋》序言）其實，三祖繼承二祖禪宗思想所著的《信心銘》早已為六祖的《壇經》打好了理論基礎。應該說《壇經》是對《信心銘》及其他著作的繼承、創造與發展，慧能的思想體系確有所宗。要不然，五祖弘忍為何不選擇資深「上座」弟子神秀，而將衣鉢傳與求學僅八個月的嶺南慧能呢？這種割斷師承關係去談禪宗「創始人」，顯然有悖歷史事實。

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思想和學風南北有別，風格各異；南方佛教哲學思想，同南方玄學相適應，重玄談雅論，重義理的闡釋與理解，有「貴族佛教」風範；北方佛教則同北方經學相適應，比較注重禪定，尤專戒律。但南北佛教寺院和教團，都擁有巨額資財，都存在着虛圖浮華，偏重「功德」，講求以巨資造像立寺、法事排場，教團活動亦過度耗費資財等等有悖於佛教本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的傾向。慧可繼承禪宗重「頭陀行」的傳統，一掃當時的奢靡風氣，在教相教法上更攝取了南北之長，結合南方文化的實際，將複雜繁難的修禪方法，加以簡化，形成一種重禪定、輕義理、不禮佛、直指人心，務求當下即是，強調悟心見性的修禪方法。這種方法立學新穎，便捷易行。於是，從學如流，很快滲透到士農工商各個層面。「慧可以後，僧璨南往皖公山，道信留吉州，弘忍在黃梅開東山法門，禪宗勢力極盛於南。終至頓教代興，彌漫全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九章）。如果沒有慧可與幾位祖師的努力，如果沒有確立中國禪宗的主體思想，如果沒有禪宗立教立宗之本的形成，何來「頓教代興」？何來「極盛於南」「彌漫全國」的大好局面？



推敲

同門師兄陳棧文，寫了一幅大畫，一個大大的圓月掛在天邊，月下、老樹旁，見一僧人正在敲門。畫題是——

僧敲月下門

陳師兄甚喜歡此作品吧，見他在多次展覽中都掛出這幅畫來。對了，我們在妙法寺內辦的書畫展，他也曾拿出這作品參展。

畫，寫得很好。也許他就是由於那一句詩而寫下的，詩是唐代詩人賈島的作品——「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此乃名句，難怪他以詩句入畫。

此詩句是怎樣來的？實際上是當時——有明月高照的晚上，賈島騎在驢背上，手在指劃着，口又喃喃自語，原來他正在推敲詩句：「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噢，不，用個「推」字好呢，還是用個「敲」字？推推敲敲一番，一時之間難作取捨，老友韓愈經過他也不覺，韓愈問：「怎麼回事？」賈島說：「不知用僧推月下門好呢還是僧敲月下門？」

韓愈，亦大文豪也，思索一陣子後，堅定地說：「用個敲字好！」

就這樣一錘定音了。

不知道後來我們寫「推敲」兩字，典故是否由此而來。

用典

讀對聯，或詩詞，最「不痛快」的是遇上一些典故詞語，你不清楚其來龍去脈的話，則看了等於沒看；假如你了解典故之後再來讀這對聯或詩詞的話，大有豁然開朗，身心為之舒泰之感。

我且拿一對聯說說。以下是浙江桐廬嚴子陵釣臺的對聯——

先生何許人？義皇以上；

醉翁不在酒，山水之間。

這對聯所借用的典故，其實不冷僻，不深奧。「先生何許人」，分明借用陶淵明那《五柳先生傳》裡的句子——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詳其姓名。

至於「醉翁不在酒」，也同樣的容易找到出處，是北宋歐陽修《醉翁亭記》裡的句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這對聯的下聯也就是成句借用了。

倒是「義皇以上」，可能要解釋一下。

何謂「義皇」？李白詩句也有引用「義皇」的。義皇人，是指伏羲時代的人，喻高古之風也。

這麼一說，這對聯便全都清楚明白了。

互相欣賞

以下
這一對
聯，顯然

地是一位「道友」所作，即使本身不「道」，也該是一名喜閱道家作品的人——

天下名山僧佔多，也該留一二奇峰，
栖吾道友；
世間好語佛說盡，誰識得五千妙論，
出我仙師。

這是座落廬山的簡寂觀的楹聯。

「天下名山僧佔多」，其實也不過是「無心插柳成蔭」吧！昔日，僧人結廬，多遠避凡塵，於是人蹟罕見的深山便是最佳選擇。但凡深山，少了人間種種污染，日子一久便自然地「名」起來。

此對聯之妙處，亦不是道出修道之人對佛教僧人有甚麼怨言，只是借題發揮一下幽默而已。下聯——

「世間好語佛說盡，誰識得五千妙論，出我仙師。」

此亦不是「呷醋」之言，換到「現代語」來理解可以這樣說：「我地老子那本《道德經》（五千妙論），都架勢堂㗎，看了之後可以『成仙』！」

這副「道聯」充滿和諧、融洽之感，宗教之間就該這樣。

「楚材」

曾到湖南長
沙一遊，到岳麓
書院參觀。這一

著名書院（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內裡如何如何早已忘記，那是三十年前之事。惟入門處一副對聯，幾十年來總是常在心間——

惟楚有材
於斯為盛

八個大字，在「嶽麓書院」牌匾下，重重地分左右兩邊掛起來，可謂「霸氣」十足。一說「霸氣」，並無惡意，只是想說它真的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楚」，是指當年「楚地」，即是今天的湖北湖南，這一帶的確是人材輩出，毛澤東也是楚地人。我們說此聯具霸氣，主要是看了下聯「於斯為盛」。不過也還是有道理的。

《論語》裡，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於斯為盛」一語，出於此。

長沙岳麓書院（岳嶽兩字相通），創建於北宋開寶九年，——即是公元九七六年，逾千年矣！朱熹亦在此講學，所以文風甚盛。當年我參觀這書院，看牆壁上掛上一排歷代名師畫像，再細看一下簡介文字，一下子甚有感受，果然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

名聯

楹聯，乃方塊文字的我們獨有文化特色，實在是一珍貴的文化遺產，而且也不僅僅是「遺產」，且是不斷地延伸下去發揚光大，代代均有好聯出，真是美不勝收。而且，也不僅僅是大文豪、大才子才能大顯身手，即使是所謂「籍籍無名」之輩，也時有驚人出色語。好，我們且看以下這一副在杭州西湖的岳飛墓聯，它是幾乎所有讀書人都曾誦讀過的——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鐵無辜鑄佞臣

這對聯對得十分工整。工整不難，工整而又甚有意思，這就十分難得了。

同樣說得上難得的，是這一名聯不是哪位大才子的手筆，而是明代一位姓徐的女士創作的。

岳飛與秦檜的故事，真可謂家喻戶曉，一個抗金名將，一個意欲投降的奸臣；一個是名垂千古，一個是遺臭萬年。對比實在強烈，而這上聯下聯也是有強烈比照，且鏗鏘有聲。

好一句「白鐵無辜」，用曲筆寫來，更教世人對佞臣的厭惡。

差不多半個世紀前，我曾到杭州旅遊，也到這墓前觀看過。看着跪在那裡的秦檜鑄像，不少遊人都情不自禁地罵上幾句。——可真是名副其實的遺臭萬年了。

菩提本自性

道即相當。」

有些詞語，因時代的不同而用法便有點分別，也許這是所謂「文字障」吧！像六祖《壇經》裡上述一句，何謂「不妨」，何謂「相當」，其意思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可以」（「不妨」）、「接近」（「相當」）。弄通了這些詞語，那麼了解這些經文更容易了。

禪宗六祖惠能，經常向我們強調的，是「菩提本自性」，即是我們本來就已經具有，是看我們如何啟悟而實在不假外求的。惠能大師有一名句更是傳誦千載，他說——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這組話是提醒我們不要虛妄地追求。「世間」，就是我們的現實世界，也不妨說「就在我們眼前」吧！再讓我們提升一點，把「世間」改寫為「心間」又如何？這不就是惠能大師這句話的要旨嗎？——「菩提本自性」。

自性，便是我們自己的性情。他進一步解說，「起心即是妄」，這裡的所謂「起心」，是指起「妄心」，即是叫我們不可胡思亂想。

《壇經》裡說：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自見己過，與

很自在

在《金剛大乘法》裡，看到一則內容，倘若心有「偏側」，容易墮入很灰的「虛無」。當然這與經文本身無關，而是我們的理解力。

此段內容說——

「往者無蹟，來者無極。若悟一一皆空，即當心如太虛，洞然無礙。」

當我們看到「無蹟」、「無極」以及「皆空」、「太虛」這類字眼，可能會不期然便聯繫到「灰暗」兩字。其實，如果我們細細地去領悟一下，相信便會感受到不是那回事。內文說「無蹟」者，指往事；說「無極」者，指未來。這沒有甚麼不對呀，——既然這已經過去，當是已「無蹟」；而將來呢？所謂無極，即是無盡頭的意思，將來，你會曉得有盡頭嗎？都是我們無法猜想的。

如果真真正正地明白理解這過去與未來的實質，那不就可以放下嗎？——一一皆空。如果是能明白做到這一點，不就是「心如太虛」，一切來得輕安自在。至此，這還會有甚麼掛礙呢！

所以，這節話實在很好，看了心情開朗，很自在。

「小」與「微」

我們經常聽到或自己經常說的一句話——「不要以小善而不為，不要以小惡而為之！」

這話語在《大藏經》裡便有所顯示。經曰：「古之聖人，其為善也，無小而不宗；其於惡也，無微而不改。改惡崇善，是藥餌也。」

你看，不都是同一道理嗎？我們往往就是忽略了一個「小」字，總認為，「小事耳，不要緊！」結果越積越多，小惡也變成大惡；至於「小善」呢？連「小善」也不去做，你還奢望會做甚麼大善嗎？這道理都是一樣的。

我們即使一時間少做善事，但心裡能掂放着，總是很不錯的，同樣地，如果我們經常把「惡因微而不改」這句話放在心頭上，也會時時警惕自己。沒錯，正如《大藏經》說：「是藥餌也！」

這種良藥，何妨好好地服上幾劑，——即使沒有此「病」，又何不視之可以預防發病的良藥？像打流感針那樣預防一下。

迷與覺

《壇經》裡，我們可看到惠能大師一而再地強調「自性的開悟、不假外求」。那麼，是不是「只求打開心扉，甚麼也不用去做便會開悟呢？」恐怕不該是這樣的理解。我個人的理解是，在修行的過程上，我們是要不斷地在「佛經」裡學習，這學習就好像我們拿着一把鎖匙，你不以這鎖匙去開門，如何能把門開啟呢？所以，這「鎖匙」是非常重要的。

《壇經》裡說：

「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

這麼一說，彷彿但求打開心扉便行了，其實，惠能大師並不是這樣認為，它的重點放在一個「求」字，——是向自性求而不是向外求而已。「自性斷即是眾生」，所謂「眾生」是指一般迷誤的人，相對地，不迷便是覺悟了，「自性覺即是佛」，這個「佛」也是指真正的覺悟而言。

三無漏學

《楞嚴經》裡說：

「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

這是我們常說的「戒、定、慧」。所謂「無漏」，亦即表示沒有缺陷，是圓滿。

攝心，是指我們心之攝取。以戒、定、慧作為心之攝取，這是很明確的指引，不犯惡業便得放重一個「戒」字。

我們進入禪定之前，便得好好地看待這個「戒」字。因戒生定，要「定」便得先行做好「守戒」。再接下來，「因定發慧」，同樣是清楚告訴我們，智慧是怎樣來的？智慧要在甚麼情況之下才會出現，那就是我們必須好好地讓身心清靜下來，只有在澄明的心境下我們才会有真正的智慧出現。所以，我們平日裡經常叫人「冷靜，冷靜！」這「冷靜」兩字其實也就是叫你「定」下來。」

「禪定」的靜便可以讓我們有所淨化，而淨化之後產生的智慧，我想這會有更好的證明。

香港一奇景

港島北角春秋街，我說是「香港一奇景」，如果你熟悉這環境的，當會點頭稱是。

這是一條「街市街」，即是不少小販在此擺賣生果、蔬菜及鮮魚之類，是「走鬼檔」。「走鬼」者，是指無牌流動小販，是隨時被「食環署」人員驅趕者也。——這並不奇，不少地方都

有此等現象，但這裡不同者，是在並不寬敞的街道上，中間位置有一條軌道，是行走電車的。從英皇道轉入便是這條春秋街，然後再轉出去一拐彎便是北角電車總站，所以，這短短的春秋街電車的行走其實都算頻密的，但小販在這裡擺賣，電車來了，急忙閃開，電車一經過了，又立即擺在路軌位置上。

今天，你看上去也不覺得怎麼樣，因為已經有所整頓了，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真是十分的「奇景」。驟聚驟散，行人也見慣不怪，都習以為常了，但如果是遊客，看到此情此景，真可以視為「世界奇觀」。

生活就是這樣！

日前，路經此街道，雖然仍是一條街市街，也同時有電車行走，已大半個世界了！可是已經沒有上世紀那種烏煙瘴氣的感覺。

這天是下午四時許，剛好陽光斜斜地射進來，那光綫很美，於是拿出手機，「卡嚓」一聲，把這「美景」拍攝下來。



兒童還有「樂園」嗎？

陳青楓

提起香港的兒童刊物，必然會第一時間想起《兒童樂園》，其次想到的，是《小朋友》。一如我們提起當年的學生刊物，也自然地第一時間想起《中國學生周報》，其次便會想到《青年樂園》。《兒童樂園》創刊於一九五三年，是半月刊，結束於一九九四年，一共出版了一〇〇六期，長達四十二年之久。

一份刊物的出版近半個世紀，而且是半月刊，更教人不得不豎起大拇指讚賞一句，「它是以圖畫為主的彩色刊物」。繪圖說故事（特別是為兒童而說的故事）的，其繁複，我們做過出版的都「心中有數」。

何況從來做出版書刊的，都是人丁單薄（皮費吃不消也）。可以想到，當年身為《兒童樂園》社長的張浚華女士，以及主筆羅冠樵及李成法（師徒

倆）等工作人員，是多麼的吃力。

今天，我們看到中華書局出版的這本《千面樂園》，可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溫馨回憶。對很多「中、老人家」而言，也將會像我一樣，暖暖地捧着這本書。這本書立體地把《兒童樂園》的營運過程、創作過程的甜酸苦辣都抖出來了。作者邱健恩先生，如果不是一位天真、率直、有趣的熱心腸人士，根本弄不出這本別具一格的著作。還得特別一說的，看張浚華女士的序，看得很愉悅，從字裡行間也不時跳躍出《兒童樂園》式的文字活脫。

不少人在看罷一本書後，往往有一句：「掩卷浩嘆！」

我看罷《千面樂園》也居然有這麼一個感覺。浩嘆甚麼呢？

——今時今日的儿童，還有「樂園」嗎？



每期《兒童樂園》的封面，都吸引讀者。

今天的兒童，在「怪獸家長」、「怪獸社會」的「壓迫」下，連童真也失去了，還有甚麼「樂園」可言？

「讀書不是求分數！」誰也曉得，問題是今天的教育制度可是「迫」着人去求分數啊！

今天，不但是教育制度令人想到「出問題」三字，恐怕整個社會對青少年的成長也該到了好好思考的時候。

有人說，科技越發達，則人們越會遠離書本。

看今天，「紙媒」的吸引力也真的越來越乏勁，特別是網絡大行其道的今天——恐怕只會越來越興旺！那麼，是否此消彼長呢？我看出版書報，即使一些兒童刊物，也有它特定的空間的，不可能被所謂「消滅」，只看我們如何去發揮它不可替代的特性吧。

羅冠樵的畫

中華書局出版的這本紀念冊——《千面樂園》，真可以說是香港出版界的一項「奇蹟」。

如果有關人等不是「心懷童真」，根本弄不出這本書來，要特別指出的是主要策劃撰寫人邱健恩先生，原來他是一位文學博士。堂堂博士而鍾情弄這麼一本「兒童書」，沒有「童真」可成事嗎？

此紀念冊分三部分，上部分是講述《兒童樂園》出版的人與事，中部是全刊一〇〇六期（四十二年）的封面，真不愧為是一次「盛宴」；最後一部分則是《兒童樂園》重要欄目內容的回顧。這部分我有點意見，編製者為了盡量容納內容，一些圖片及其內裡的故事文字，不得不縮細了。

這麼一縮，問題來了。當年《兒童樂



李惠珍在《兒童樂園》繪畫的連環圖故事。



難得一照——1965年「十三點」李惠珍結婚，張浚華到賀。

園》的讀者是小朋友，幾十年後今天，這些「小朋友」都五、六十歲了，他們想重溫舊夢，好好地閱讀一下這些內容，以圖一個溫馨回憶，如此細小，如何閱讀啊？真有點可惜。

筆者翻閱本書，回想起與當年主筆羅冠樵先生的交往。他是一位「老天真」——沒有這天真，如何能創作這麼多豐富的兒童畫？最後一次與他見面，是在紅磡一酒家午膳，連同一起的還有也是《兒童樂園》主筆之一的——他的徒弟李成法先生。羅老先生雖已一把年紀，但還像小孩子那樣，吃到最後還說：「來，叫伙記整多隻糯米雞俾我帶走！」見他胃口甚好，當然樂得奉命。

羅冠樵不但寫了一生一世的兒童畫，他同時也畫得一手好國畫。他有繪連環圖的豐厚經驗，所以國畫裡的人物畫畫得很好，不但線條流暢，着色更是艷而不俗，難得。

最後，感謝妙安女士贈我這本圖冊。她是羅冠樵先生的兒媳。



羅冠樵一生一世埋首兒童畫。



李成法總是默默耕耘。



香從何來

當我們提到這個「香」字，便很自然地想到「臭」，這是兩個相反的詞語。但它們都是屬於感覺的，沒有「形象」，提不起，摸不到，那麼，在造字上既是無形可捉，那就唯有憑感覺了。

——感覺，不太抽象嗎？所以，如何製造「香」與「臭」兩字，確實「幾考功夫」者也。我們首先來看這個「香」字。

它何以用一個「禾」字作表示呢？禾，是稻穀。在過去農業社會裡，甚麼最重要？當然是穀米了。我們常說「飯香」，也可見得古時的人一開始便重視米飯的甘香，但「香」這感覺又如何

表示出來？開始時便不是寫這「禾」字，而是寫一個「豆」字（古時，「豆」是盛物之器皿），然後在「豆」字上加一些點，象徵食物。其實這樣表示也難說出「香」的感覺來，於是在「食物」旁圍上一點一點的，那就象徵香氣了。這樣的象形，不太淺陋嗎？而且也不像字，倒像是在「畫公仔」的，所以，後來去「點」、去「豆」而改成「禾」與「日」。——當禾豐收之日，不就可以教人想到香氣四溢的米飯之香嗎？

香港，我們這個地方名，但願也有成為禾米豐收之日。



臭與嗅

上文講「香」字帶出這個「臭」字來。一看這個字，我們便彷彿真的「嗅」到甚麼「臭」似的。

這個「臭」字的造像也很簡單扼要而又有意思，「自」字，最初的出現其實是指「自己的鼻子」。（所以後來這個「鼻」字

也把「自」字放在上方。）

要如何感受「臭」，必然是靠鼻子，所以把這「自」字放上去是合情合理之舉，但又為甚麼下方用個「犬」字？——這可見得造字者的聰明。犬狗的鼻子是公認最為敏銳的，所以我們坊間形容一個人的「嗅覺」了得，會用上一個詞語曰：「成個狗公鼻！」

再說，這個「臭」字不僅是形容詞，最初也屬「動詞」的，是帶有「嗅」的功用，後來為了分工得更精細一點，分家了，臭加上一個「口」字旁便表示聞的動作，「嗅覺」便由此而來。